



晚菘,柿红

□ 孔伟建

白菜,古人名其曰菘,这雅号我很喜欢。据说,至今,仍有些地方称白菜为菘菜。

六朝人周顒,喜好蔬食。文惠太子问菜食何味最佳?周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东坡诗云:早韭欲争春,晚菘先破寒。陆游诗云: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晚菘。

白菜价位低,是大众菜,是北方人过冬之必备品。

老百姓说,白菜不如白菜,看起来,白菜有百吃不厌之魔力。

老百姓说,立冬萝卜小雪菜,应季蔬菜最好吃。只有经霜历雪的白菜才能吃出真味。

每年霜降过后,我就开始准备买

些白菜准备过冬。小区门口成了市场,附近菜农多有光顾。白菜上市的时节,大车小辆,人头攒动,品种也多:抱头白、天津绿,小黄芯儿。模样不一,味道各异,就看你好哪一口。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吃小黄芯儿。这品种,身材修长,植株不大,一次一棵,最适合人少之家。说是叫小黄芯儿,其实连叶子都是黄的,仅有最外一两层叶片呈墨绿色。

小黄芯儿,芯儿可凉拌,菜帮可炒食。将芯儿切成细丝,油热后加辣椒丝与花椒,待辣椒出油,花椒出味。趁热浇上菜丝,再佐以细盐、香醋适量,酸辣可口,入口爽脆。

不管是啥品种,我觉得白菜最主要的做法还是炖,加点猪肉粉条,味道更好。肉要新鲜五花肉,肉剁大块,菜

削大片,姜切长丝,葱斩小段。再加粉条若干,花椒少许,大料几粒,细盐数匙。下锅时,先把肥厚的白菜帮儿放在锅底,然后放肉,撒上姜、葱、花椒、大料、细盐等,最后捂上白菜添好水。大火烧开,小火慢炖。中间不翻锅,不添水,一气炖烂。这样炖的白菜,肥肉不腻,白菜入味。吃时,连肉加菜带汤,一人一大碗,不够再添。吃咸的,加酱油;喜酸的,倒香醋;爱辣的,浇辣酱……

冬日白菜美如笋。冬天又至,以食为天的百姓,谁不喜爱与自己口腹关系最为密切的一口锅、一刀肉、一棵大白菜呢?谁家厨房里没炖白菜这一保留菜呢?谁家家里不屯些大白菜呢?

二

四时相往,寒秋柿霜。

个人很喜欢吃柿饼,一直以来,都喜欢。

单是附着在柿饼之上的那层白霜,就让我着迷。它让我想起温暖的秋阳,想起时间的力量,想起甜蜜的忧伤。

柿饼是一枚浓缩版的柿子,它把甜腻的汁水交给了日光,将果皮与内在合二为一,只剩下劲道的有点粘牙的可口果糖。寒秋或严冬时节,柿饼是难得的一味小吃。

原来,县城某处,曾有家炒货店,店面经营多年。我爱吃炒货,一来二

去,因之相熟。每年暑假,店面总要停业三两个月,国庆节后如期开业。门面不大,生意却好。店里常有柿饼,饼大味甜。

古书上说,柿有七绝:树多寿,叶多阴,无鸟巢,少虫蛀,霜叶美,果实佳,落叶可临书(制作书签),是其它果树所不兼有的。柿子树,生性泼辣,结果又多。山区平原多有种植,农家院里也常见。

我住的小区里,绿化带里有几棵,每年秋至,总见果实盈枝,红若灯笼,增添不少风致。寒风至,树叶落,最后总会剩下几个小灯笼,挂在高枝之上,在寒风中瑟缩着,引来鸟儿啄食。

想起那年深秋去太行山,车入太行,在蜿蜒山道之间迂回,透过车窗常见山路两侧、沟壑之间,不时闪出一棵树柿子来。当时想,这是无主之树么?三三两两的山民房顶上,红红火火一片,导游说,那是在晒柿饼。

因“柿”谐音“事”,古人便将诸多喜庆吉祥的内涵融入其中,如“事事如意”、“四(五)世同堂”、“事事安顺”、“事事清白”等。又或与“如意”之物组合在一起,组成“事事如意”吉祥图案,常用于生辰、庆贺、婚礼之器物,广为流传。故,深秋红柿一直以来都很讨书画家的喜。

成熟的柿子,不易久存,价格不高,一次不能购买太多。

下雪了

喀、喀、喀、喀、喀……
像呼唤簇拥着呼唤
更像锋利的刀子
划破黑夜的时候
我的心头肉也会跟着掉一片

喀、喀、喀
像平静远离呼唤
又像是黎明与云朵慈悲的暗号
风一吹,爱的结晶
就像一副良药
止住了你的哭泣
也止住了我的

喀,啊……啊……啊
像一群白蝴蝶领着另一群白蝴蝶
哼着小曲
抖动着翅膀上的银河
当我们发现时
你纷飞的身影
在院子里
为我们
盛开出了一串串咯咯地笑,一朵朵的花(富永杰)

高寒之境

雪山陡峭如削
头顶上的那枚淡月
像渐渐融化的冰
薄而轻
山前一小段明亮的云线
像一只小船轻轻驶过
寒星时隐时现
夜空疏朗而宁静

在那幽深的林木之间
在那呜咽的泉水之中
曼妙的歌声如同来自天边
神秘悠长 动人心扉

人在此中
心境澄明 (舒一耕)

冬之桦树

绿色黄色橙色
是谁打翻了调色板
把浅冬的桦树
涂抹成展翅的七彩蝴蝶

绿色的桦树叶
生机勃勃
黄色的叶片
似成熟的中年
坦然迎接寒冬的到来

橙色的叶子
纵身跃入冬的怀抱 (张敏)

辽阔的夜袒护了一个秋天的草木

月光照着我的窗台以及那几株植物
夜的空旷与安宁显现出来
不需要过多的语言

如果你愿意走出去
可以看到
山的山脊与半边夜空接壤
有微闪的星星与之耳语

辽阔的夜袒护了草木在秋天的蜕变
月色一半给了人间
一半平铺在我的纸上 (马玉梅)

老柿子树

那一棵老柿子树立在村头
不知道多少岁月
从来不犯糊涂
它知道什么时候该拥有
什么时候该放弃
它把根扎得牢牢的,深深的
果子挂的满满当当
比赛似的一只比一只红
一只比一只甜
大雁南归时
消息也就传开了 (筱竹)

美好

和阳光下一株青草说话
和小溪携手,把土揉捻成土的模样
微风里飘出几只蝴蝶
捕捉、释放,用蚯蚓
垂钓
日子就这样度过,如此美好

在山丘上肆意奔跑
嘴里衔着,发苦的狗尾巴草
捡起松果、树枝
捡起五彩斑斓的石头
捡起一座房子
堆出永不熄灭的天

坐着
像一棵老树发呆
聆听头顶的夜莺
看着繁星闪烁,面向温暖
要像闪电一样灿烂
要像葵花一样美好 (潘奔励)

老渡口

□ 董如珍

老家村子东面有条江,它是信江。一江两岸,分属两县。江边的老渡口,年代久远,红石砌成的码头,风化、苔藓丛生,仿佛诉说着往日的岁月沧桑。

曾几何时,这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村旁的古驿道,青石板上的车辙印依然清晰可辨。在那个以水运为主要交通运输方式的年代,渡口显得尤为重要。除了方便两岸人员来往外,它还承担货船转运物资、靠岸补给等功能,好似铁路沿线的车站。

打我记事起,渡口边就有一栋小瓦屋,屋内住着一对母子,他们是摆渡人。无论春夏秋冬,不管阴晴雨雪,只要有人过江,一声招呼,母子二人即刻摇着那条渡船在江中往还。那时,摆渡没有工钱,只是每年春节前,那位母亲挑着箩筐到沿岸的村子里“打渡米”。所称的“打渡米”,有点像和尚的化缘,也就是向村民讨些食品,诸如大米、年糕、咸鱼、腊肉等,品种不限,数量随意。

记得1970年代,每天早上,会有一艘客运轮船在渡口停靠。远远的,汽笛响起,船自南面悠悠驶来,靠岸上客后,又顺江北上。1978年,我在下游30华里的老县城读书,也常在此乘船。

1980年代初,老渡口曾热闹了一阵子。那时,村民干起了祖辈的行当——采石,以此为副业。不几年,红石停采,那艘每天一班的轮船也停开了,由此,渡口冷清了许多。

不曾想,1992年,一直默默无闻的老家,突然传来惊天消息,国家要在此建拦河坝。不久,村里住进许多外地人,河岸边机声隆隆,灯火通明。至1997年,信江界牌航电枢纽工程竣工,并开始关闸蓄水。从此,老渡口连同老码头淹没于水底。而且随着拦河坝的建成,人们可以通过坝上的公路往返两岸,意味着摆渡的功能彻底丧失。不久,渡船拆了,摆渡人走了,那栋小瓦屋也在雨淋日晒中悄然倒塌。

几年后,沪昆高速跨江而过,大桥就在渡口附近。到2019年初,又一条特大喜讯传来,鹰潭港项目已批复,综合货运码头就建在老渡口位置。不久,工程完工,彤红高耸的岸吊、龙门吊傲立江头,阳光下熠熠闪光,偌大的货场平整而明亮。

如今,老渡口变成新港口,焕发出新的活力,派上了大用场。远远望去,水利枢纽大坝边,波光潋滟,江水跌宕;跨江大桥上,车流不息,嗷嗷呼啸;货运码头前,船舶靠岸,装卸货物,一派繁忙。此景,让人感慨万千,心情无限激荡。



“今晚会下雪吗”

□ 明伟方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雪不期而至。早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洒在大地上时,儿子推开窗户,眼前是一片白皑皑的世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喜地大叫起来:“昨天还是好好的大晴天,怎么一觉醒来,就变成了白雪的世界呢?”

那时的儿子才10岁,对于雪,他有着无限的向往和好奇。他曾经在故事书中看到过雪的描绘,也曾听人们讲述过雪的美丽,但亲身体验却是第一次。他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激动。

大雪过后,儿子对雪的热爱更加深了。他每天都期待着再次看到那片白茫茫的世界。终于,半个月后,天气预报说本市将有一场大雪降临。儿子欢呼雀跃,他决定要亲眼见证这场大雪的降临。

那天晚上,儿子兴奋地躺在床上,思绪飞向了窗外的那片白色世界。他想象着雪花飘落的场景,期待着它们的到来。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雪并没有如约而至。儿子忍不住从床上爬起

来,偷偷地推开窗户,望着天空,但依然是漆黑一片,没有雪的踪影。

儿子有些失落,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继续等待,每隔一段时间就爬起来看看窗外,但每一次都失望而归。最终,那个晚上,雪并没有降临。

那天晚上,天空中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下起雪。儿子的心情也从兴奋到失望,再到期待,最后在失望中入睡。

然而,这个失落在儿子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知道,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期望都能得到满足,但每一次期待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温持续下降,下雪的话题再次在人们的口中提起。儿子的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

“今晚会下雪吗?”

“到底会下多大的雪呀?”
这样的对话不时飘入他的耳朵,让他对雪的期待更加浓厚。相信下雪,其实是相信梦想。相信和等待,本身不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么?

父亲的风箱

□ 王秀兰

父亲是20世纪70年代的手艺人,靠着外公传给他风箱手艺,盖起了老屋,拉扯大了几个子女,并全力供孩子们读书,以期美好未来。

往昔岁月里,父亲做风箱如同其做人一样实在。他憨厚老实,性格随和,对人真诚;他的风箱价格实惠,材料耐用,小巧玲珑。十里八乡内,父亲口碑甚好,风箱销量也不错。那段时间,买风箱的,人山人海,我家庭院好不风光!人们需要添置风箱时,都会找上父亲,有现货了,直接拿走;没现货,父亲会加班加点赶工。几天后,父亲就把一具好看耐用、小巧精致的风箱送到那人家去。留钱时,少个三块两块的,父亲也不计较。他总是笑着说:“你先用用,有毛病了,风箱还是我的。”

父亲把风箱活做到极致,每天加班到深夜。白天他忙着锯木板,推刨子,用自制的墨盒打线,裁板等工作;到了晚上,光线不好,他就用磨皮纱布打磨风箱拉杆和箱体四壁,有时也会把各块板面订制成一体,甚至还会借助夜深时迸发出的灵感,在样板上设计图案或造型。父亲兢兢业业,比我学习还用功。在昏黄的灯光下,在“沙沙,沙沙”的磨皮歌里,在“叮叮当当”钉子锤子交响乐里,我被催眠着进入梦乡……可父亲什么时候休息的,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我家做成的风箱又多了几个。

最喜逢“年集”的时候。父亲会早早起床,草草扒几口饭,着急忙慌地把家里风箱都拉到集市上,寻一摊位,一字摆开,就开始等买卖。我起床晚,母亲趁早把家务收拾妥当,才会领我前去帮忙。到了摊位上,我只顾在熙熙攘攘的人

群中要“人来疯”,在风箱堆里“嘎达”风箱,那杂乱无章的“乐”曲,引来路人纷纷“围观”。父亲无奈,只好给我两角钱,打发我去附近摊位转转,买点好吃的,堵上我的嘴和手,好让他安生一会。我满足口福之余,还会用剩下的零花钱买上一本小人书。由此我转移了注意力,逐渐爱上读书……

随着时代发展,蜂窝煤,煤气灶逐渐步入人们生活,替代了手拉风箱。父亲当断则断,低价处理完最后一批风箱,把他引以为傲半辈子的风箱手艺“打包封存”。

在岁月的长河中,唯一留下念想的,是灶房内那个残次品风箱。说是残次品,不过是风箱内侧有一树木自然生长的疤痕罢了,根本不影响使用,可父亲硬是没卖它,留下来自家用了。做饭时,母亲在灶台后面忙活着,我和妹妹轮流拉着风箱烧火,风箱“嘎达,嘎达”地响着,灶膛里的火苗吐着红舌头,舔着锅底,一锅浓郁的饭菜香袅袅绕绕,氤氲着整个灶房,熨帖着我们的肠胃,温暖极了……那快乐的程度,那幸福的滋味,还有那风箱的唱和,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如今,老屋灶房的那具风箱更是成了时代印记。只是每逢过年,母亲总嫌新房的炉灶太小,蒸菜、蒸年馍都不方便,便会重回老屋,拉出一应家具,清洗一遍;年货全部备齐,洗切揉拌;然后生火,添柴,拉风箱……只把一年过得有滋有味,好不热闹。

岁月流失间,变换的是时间,不变的却是岁月幽深处温暖的记忆片段。老屋在,锅灶就在,父亲亲手做的那个风箱就在。

